



◎门洪军

△松园子历史文化街区的牌楼。 王鲁萍 摄

2017年,我有幸参与了松园子古建筑修复规划工作,受益匪浅。松园子久负盛名,作为曾经参与过修复的一员,应公诸同好,作文以记之。

❖ 松园子街的来历

古老宁静的松园子街名的来历,可溯《潍城区地名志》:“街中有丁氏松园,故名。”松园子街位于老潍县县治东南隅腹部,形成于明代前期,是古城最早的街道之一。街道呈东西向,位于郭宅街以南,东起射步亭街,西至预备仓街。

昔日该街聚居的人群中,有潍县籍朝廷重臣、本埠名士,商界精英以及寻常百姓。房屋多以明清时代的中国传统建筑为主,甲第连云。老街虽不宽,但整洁平坦,一尘不染。沿街古路面两边镶嵌青石板,中间为夯实的灰土路面。该街远离闹市,建有多个私人花园,街南一湾碧水,曰:射步亭湾。江南风韵的园林与北方古建筑相映点缀,珠璧联辉。这条老街仍留有几户老宅,依稀可领略到昔日的风采。

❖ 松园子路北故居

路北东起第一户是郭雨若(恩霖)宅。郭雨若系潍县书法家,知名乡绅,曾任私立郭氏励新小学校董兼校长。郭雨若宅为四进宅院,中国古典式建筑。前院旧宅仍存,三合院的布局,厦

檐月台、立显明柱,基本保持早先的模样。

松园子街2号为郭兰村祖居。郭兰村(1902年—1978年),潍坊工艺美术界的一代宗师,对潍坊的绘画、嵌银、风筝、刺绣、木版年画等有显著贡献。该宅院系潍县郭氏世家支下兰村曾祖父之产业,计有房屋大小四十一间,六个院落。

街门庄重大气,黑漆门扇,左右置方形石鼓,门下有几十厘米高的门厘,门前三级石阶。门楣上悬有一米宽,两米长的暗红底黑字匾额,上书“世家”二字。每年春节,漆黑的门扇上都贴有对联“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门面可知,该宅第乃一户性情内敛、不善张扬的书香门第。

进得前院,迎面是木质照壁。大门两侧群房四间,西边两间是账房,东面两间为门房。院东头为门楼,门楼向北为一过道。过道尽头有花坛,上有太湖石及花木。进门就是厅房院,院内铺丁字形甬道,通屏门及厅房。厅房格局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门窗皆为雕花隔扇。对厅同样格局,厦檐较窄,门楣悬小匾“藤花仙馆”。该宅保存完好,1921年,郭兰村在此与同学赫保真、傅柳坪成立“益社”,即我市著名的“同志画社”的前身。

郭宅西邻即张俊卿宅。张俊卿,曾任青岛义德棧的经理,著名的工商界人士,曾在青岛商界任职。该宅四进院,主宅台屋五间。二道门最为漂亮,是中国北方传统院落中最为流行的垂花门。雕花悬空短柱及雕花木帘虽已腐朽,但仍

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息。据说,张俊卿原籍为潍县东北关,发迹后,才搬此居住。

义德棧成立于1909年,由潍县庆和堂、永睦堂等8家堂号联合出资而设。主要进口白糖、海带;从广东等地进“洋货”、百货;为“老客”代办铁路、公路、轮船运输。潍县号称“十万台织布机”所用棉纱的60%至70%由义德棧代理。从2008年绿瓦阁拆下的石碣中得知,1933年修绿瓦阁时,全县商号捐款三千余银圆,义德棧与张俊卿捐九百,实力可见一斑。据知情人介绍,青岛义德棧设在博山路上,两座楼房,近百间客房,担负着潍县商号绝大多数的进出口业务。张俊卿旧宅现在仍保留着一部分。

义德棧是上世纪初山东省内最大的物流中心之一,对推动半岛地区以及潍县经济的崛起起到了重大作用。

张俊卿宅西邻,有四户人家,分别是:张百川、汤姓、陈启之、慈航小学。

张百川宅,张在东门大街开服装店。

陈启之宅,陈启之是潍县著名商人,谦记麻行的东家。据说购得一部分刘鸿翱宅。此宅四进院,陈启之住厅房院,台屋五连间,立显明柱,气势豪华。1920年陈启之在松园子街创办陈氏小学,1938年停办。

慈航小学,1945年从南门里迁当年陈氏小学校址。正门是大车门状,十几间沿街屋,这几户人家的住宅曾经是刘鸿翱的“大中丞”以及他的私家花园“绿野斋”的一部分。刘宅正门坐落在郭宅街西

首路南,宅地一直连绵到松园子街、预备仓街。

刘鸿翱,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考中进士。曾任江苏太湖司马、徐州太守等职。他审理案件公正,使狱无积案。由于他为官清正,安邦有方,官民敬畏。道光二十年(1840年)擢福建巡抚。时值鸦片战争,他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抵御外敌入侵。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因腿疾复发,辞职获准回归故里。因家中曾置黄叶楼庄,因而又号“黄叶老人”。刘鸿翱在老潍县可谓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绿野斋在松园子街西首路北,为刘鸿翱退隐归里之后所建住宅之西南院。院中假山嶙峋,池水潺湲,赤桧绿松,住卉杂植,饶有趣趣。有诗云:危石崢嶸叠翠岚,小池方丈镜开函。心如老骥思千里,身似病僧退一庵……这首诗既表现出绿野斋的幽雅、作者的悠然,又反映出园主人疾病缠身,无法再赴疆场抵御侵略者的无奈心情。可惜的是,绿野斋随着主人的谢世而荒废易主。

❖ 松园子路南故居

东起路南第一户,据说主人是“郭大奶奶”,名字不详。该宅五进院,沿街六间屋,大门置中,连续三院皆是台屋。后来,房产被陈启之购去。

黄星源宅,三进院。院内植奇花异草,其房屋皆为过堂屋,直通后院;东侧一过道,也可通后院。后院很大,满植花木,郁郁葱葱,故人称赏花园。墙外是偌大的射步亭湾。黄星源为青岛籍商人。主人对五连间的主厅房进行了改造,去掉立显明柱与厦檐,使屋内豁然亮堂。院内近百年树龄的软枣树高十几米,葡萄也是早年栽种的。

丁宅,内住丁云凤、丁云鹤两兄弟。据知情人讲,丁氏兄弟五人,父亲丁蔚桢,是济南聚兴昶银号副经理。

半截胡同,街中心处往南一条不算窄的半截胡同,东侧有两个门,有住户,西侧无门无房。半截胡同往西,大街南侧的房子,向里移一米余,街道变宽,原因不详。

丁家花园,原来栽有松树,后来成了一个体育场,附近的学校到此上体育课,内有篮球架。院北有两层小楼。

小花园,即郭均雅宅。据说,郭均雅先生穿着讲究,时常吟诗作赋,一派文人雅士风度。院内假山嶙峋,树木葱葱,故人称该院为“山院”,还有凉亭、水榭、荷花池等。

历经岁月流转,松园子历史文化街区展现在世人面前,讲述着潍坊深厚的的人文往事。

东夷文化浅谈

◎陈璐

在华夏文明的浩瀚星空中,东夷文化宛如一颗古老而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东夷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鲁中泰沂山区,此后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东夷人逐渐由山岭移居平地,从沂、沭两河上游一直延伸至苏北,涵盖了今天的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从古老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这一文化脉络的传承与发展清晰可见,为我们勾勒出东夷先民生活的生动图景。

东夷文化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陶器制作方面,在出土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鸟造型的三足器陶鬶。

东夷人在原始信仰与精神世界构建上同样独特。他们崇拜鸟图腾,认为鸟是吉祥、力量与自由的象征,这种崇拜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中,诸多陶器、玉器上的鸟形纹饰便是明证,鸟文化也成为东夷文化的重要标识,寄托着先民们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信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龙凤文化。

夏、商之后,东夷文化渐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鲁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早,到西周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重农传统、严密宗法体系和发达礼乐文明,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而来。春秋时期,鲁文化精神反映到学术文化

上,便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保守的儒学,其书记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齐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晚,故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东的“九夷”视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东夷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亦相对淡薄,民俗风情复杂多样。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学术,其文献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逐步被完全纳入广义中原文化的范畴。这两

支文化均源自内涵深广的东夷文化,其丰厚遗产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为后世文化思想的两大干流。

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历史过程,这种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加多元且富有活力。东夷文化的精髓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华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持续为后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滋养,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非遗是生活

诸城茂腔

诸城茂腔是产生于诸城及周围邻县的地方戏曲剧种。早在160多年前,乡村流行着“周姑子”腔调,百姓称之为“本周姑”。清光绪年间,一还俗丁氏尼姑及其女儿善唱“拉魂腔”(柳琴戏),来诸城落户后,与诸城“本周姑”世家王世林结缘,使“本周姑”与“拉魂腔”巧妙地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下句尾音翻高八度的唱法,被当地百姓称之为“打冒”或“打鸣”。“本周姑”也被称为“冒周姑”。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职业剧团纷纷成立,“冒周姑”开始在诸城周围各县传播,各地模仿学习“冒周姑”唱腔。为谐音音,取剧团“茂盛”之意,“冒周姑”改名为“茂腔”。1952年,组建群力茂腔剧团,1957年4月,正式称为“诸城县茂腔剧团”。

茂腔形成初期,仍旧保持纯朴自然的花鼓秧歌演唱形式,不少剧目是以“三小”(小旦、小生,小丑)为主,登场人物只有两三个人,后来,由地摊搬上舞台。早期演出,装束简易,旦角包头时只



△茂腔小戏《特别条件》(资料图片)。

文物会说话

梅香自寒来

◎崔斌



△于希宁梅花图轴(资料图片)。

微微泛红的纸面,也许是经历了岁月的熏染,那莹白色底色的微红却是冬日雪天的色彩。这是在雪后的一个黄昏吧,一株老梅树老干虬枝,几度弯曲的身姿记录着沧桑,枯瘦嶙峋的枝干默诉着它的苍老。一条枝干旁逸斜出,倔强得什么花朵也没有。整个画面不是唯美的,甚至有些无序。而正因为无序,摆脱了媚俗,没有迎合,没有柔弱,有的是一身傲骨和洒脱不羁。这自由生长的白梅啊!

这是于希宁的梅花图轴,现藏于青州博物馆。画上有于希宁先生的亲笔题跋:“东邻西舍争栽梅,不爱胭脂学丽魂。代代年年梅世界,中华遍地尽昆仑。”落款“希宁”,下铃“于希宁”印。

有意思的是,于希宁以此诗曾经题跋于多幅作品,属这一幅的梅树最为苍劲古老。

于希宁(1913年—2007年),原名桂义,字希宁。别署平寿外史,鲁根、管龔,梅痴,斋号劲松寒梅之居。山东潍坊人。擅国画。原山东艺术学院名誉院长。看得出,梅花是于希宁的挚爱题材,到了“痴”的程度。

据说,于希宁先生曾表示过,梅花不同于一般的花草,梅的精神气质玉洁冰清,铁骨其本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把梅花画得颓废是不可能的。他觉得梅花的气质尊严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一脉相通,而他决心要画出这种精神!

于希宁一生热爱梅花,以梅花为题材创作了大量诗文、梅花作品。他的梅花作品,以工整、严谨的笔墨,刚柔并济的线条,展现了梅花幽姿清韵的特点,诠释了梅花傲骨寒香的品质。

于希宁的梅花作品,风格独特,境界高远,展现了他对梅花深入洞察的能力和对自然美的独特领悟。他笔下的白梅,铁骨冰魄,奇逸纵横,雪蕊吐芳;他笔下的红梅,高古雄奇,冷艳出尘,灼灼如火。透过画面,一缕缕香气悄悄袭来,又是那么真切,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真香。

于希宁在青年时代曾受到齐白石大师的指点,这使他感到“终身受用”。注重追求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是于希宁在艺术上的特点。

他对诗、书、画、印相结合并融为一体的这一综合性创作形式,自始至终坚持不懈,不断汲取各家之长,作为个人艺术风格的营养。他喜欢读历代文人的题画诗词,自己也作诗填词。他的诗题在画面上,是画面的点睛之笔,是画面内容的有机发生,与他的画内美相映,是画的灵魂。

他的花卉,无论是花的瓣、萼、蕊、托,或是树的枝、干、叶、脉,乃至补缀的山、水、坡、石等等,通篇强调一个“写”字。每一笔墨色,无论浓淡轻重,无不如此。尤其枝干虬曲,犹如篆之力,藤条回转,每有狂草之致,不同的笔法里有不同的书味,也倾注着不同的情感。他欣赏南宋赵孟坚的诗句“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更加体会到写意画中“写”的真谛。

于希宁曾屡赴江南访梅、探梅,一身被梅花的香气染透,香远益清。在风清的日子里,在雨雪的飘洒中,在一个个朝暮晨昏中,他端详着那些老梅随时变幻的姿态,研究老干、新枝、嫩条的穿插变化,还有花朵含苞、乍放、半开、全开、残瓣的仪态,正、侧、俯、仰、向、背等不同角度的形态,还有花的托、萼、瓣、蕊各部分的结构联系。他尤其喜欢取整株老梅入画,繁花茂蕊,干如屈铁,独具风格。

在观察体验的过程中,他默诵千篇佳句,揣摩用笔用墨的方法,冥想变化莫测的画面、章法和意境,还做了详尽的笔记。在大量的写生中,有整株、有局部,还有图文结合的“特写”等。他在梅林中徘徊傲啸,如醉如痴,简直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在梅花的海洋里,画家写生作画之余,意犹未尽,还写了大量咏梅、纪游的诗词。

在章法构图方面,于希宁注意枝干穿插的疏密松紧,起收开合,以增强画面的气势和动势。在细微之处,注意线形的变化,圆笔、方笔并用;从大局着眼,注意笔法的快慢疾徐、巧拙互用和墨色的干、湿、浓、淡、枯、焦等等。

艺术创作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劳动,当艺术家进入创作天地时,常常是神游象外,意在墨中,濡墨挥毫,信手落笔,一气呵成。局外人认为是狂涂乱抹,实际上画家成竹在胸,当其构思成熟时,平时的生活积累,基本功、艺术修养迅速地融为一体,化作诗情画意一齐奔向笔端,达到“笔笔是笔,笔笔非笔”“不似之似,乃为至似”的艺术境界。这样的熔炼,来自日积月累,苦寒之功。